



心香一瓣

□王永福

书为媒 心相印

——读书结识影视名家高满堂

人生往往有机缘巧合。影视名家高满堂的名字，如雷贯耳，却一直没有机会面见其人。虽未见其人，但我拜读了他惠赠的小说，也观看了他担任编剧的影视代表作，心中感佩！

在笔者的书架上，挤挤挨挨地摆满了中外名家的代表作和各种作品选集。其中有一隔断，集中摆放着高满堂近两年惠赠的《闯关东》《老酒馆》《南来北往》和高满堂的作品评论专集《四十年家国情怀》。

近日，笔者集中翻阅了一遍满堂的作品，沉浸在他用彩笔描绘的人生画面里，开了眼界，长了见识。

满堂首先以长篇小说《闯关东》（高满堂、孙建业联合创作）先声夺人，获得一片喝彩声，大家争相阅读。紧接着，由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横空出世，以生动的画面展示了当年山东儿女扶老携幼、于苦难中闯关东的历史景象，再次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，影响深广。

满堂凭借《闯关东》，获得中文影视剧编剧奖、最佳长篇电视剧奖和全国“五个一工程奖”，成为影视剧获奖专业户。

紧接着，满堂马不停蹄，在银幕上接连推出《老农民》《老中医》和《老酒馆》等呈现家国情怀的传奇大戏。特别是由影视明星陈宝国领衔主演的《老酒馆》中“两碟美味小菜温峥嵘岁月，一坛陈年老酒燃烧无悔岁月”展示的人间真情，令观众备受感动。

笔者错过了电视剧《闯关东》的收看机会，后悔莫及，所以《老酒馆》一开播，就每每牢牢记在电视机前收看，沉浸在动人的艺术境界中。

恰在此时，笔者因右眼患病，不得不在女儿的陪同下乘船渡海赴大连就医。其间，恰好在亲戚家里的书桌上看到了小说《老酒馆》，便顺手牵羊拿来阅读欣赏。还没等我看完，女儿公司有重要业务，当天中午我们便匆忙乘船返烟。满堂知道后，不几天就托人来烟，将签名的长篇小说送到我家。这是我同未曾谋面的满堂的第一次交往，印象深刻。

每当哼起那首《渴望》，我的眼眶总会不由自主地发热。上世纪60年代的记忆从不是模糊的背景，而是伸手可触的“年代质感”——贫穷的沉重，远非寥寥数语能道尽。那段岁月清晰地告诉我们，在那样艰苦的境遇里，想要活出一点模样，每一步都得磕磕绊绊，每一步都是艰辛。

一块咸菜配半块窝窝头，是日常的主食；若能吃上一把地瓜干，便算得上是难得的奢侈。一棵野菜、半块地瓜干一顿饭，一碗少米多水的清汤，只能勉强填满腹中空虚。晌午饭刚对付完，愁绪就缠上心头，转头便要为晚饭犯难。就连一块裹着粗砂的糖，也得盼到过年才能尝上一口甜。那时的一切都是“限量版”，就连最基本的温饱，都要拼尽全力去争取。

兄弟俩轮流穿一条裤子的日子，如今回想起来依旧历历在目。哪有什么所谓的“执着”，不过是被贫穷逼出来的无奈。漫长的岁月里，仿佛日夜都没了界限，满心都是《渴望》里“当年好困惑”的迷茫。而那时人们最大的渴望，不过是能痛痛快快吃一顿饱饭。

为了活下去，各种苦头都尝了个遍：掏家雀窝、挖老鼠洞里藏的大豆花生、下河摸鱼，从不含糊；半夜摸黑闯岱王山，偷偷捋松毛换钱；秤砣掉在八亩地里，哪怕摸黑走十几里路，也要寻回来——日子再难，心里始终有杆“活命的秤”。那时人们唯一的盼头，就是能过上安稳踏实的日子。

如今，幸福与快乐早已不再稀罕。此刻只愿一家人身体健康，好好享受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。过去的岁月一去不返，我们要知足常乐，更不能忘却曾经吃过的苦，丢了做人的根本。

投稿邮箱:ytrbzkb@126.com

从去年春天到今年夏天，我前后两次赴大连，却都未能与满堂会面。第二次赴大连，满堂提前约定聚会时间，然而老天不作美，我又因有事临时改变计划，需要提前返烟。无奈之下，满堂在我们登船前，将长篇小说《南来北往》和全国文艺评论家撰写的有关剧作评论集《家国情怀四十年》送到我手上。至此，我拥有了有关满堂的全部代表作。

近日，笔者集中精力，认真浏览了满堂的代表作。《闯关东》《老酒馆》系列和新作《南来北往》与评论集《家国情怀四十年》，令我由衷地佩服这位名副其实的编剧高手。在《南来北往》中，他将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新景观，生动地呈现在读者和观众面前，于迷雾深渊中探寻历史真相，刻画了小人物的激情与信念，见证了中国四十年的社会大变革。通过时代的列车，他生动地描绘了社会百态，揭示了大杂院里的人情冷暖，同《闯关东》相呼应衔接，以生动的笔触，描绘了站起来的神州人民走南闯北、为新生活奔忙的景象。故事中有友情与爱情，有令人心碎的别离，亦有让人欣喜的欢聚与成长，为站起来的新中国人民高唱赞歌，礼赞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，让满堂继《闯关东》之后，再一次引起社会轰动，获得全国文艺评论家的一致好评和高度赞扬。

评论家们一致认为，高满堂的这部文艺作品以史诗式的壮阔景观，反映了时代的伟大变革，让读者和观众开了眼界，长了见识。中国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著文称道：“高满堂的创作追求值得研究。”另一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则认为：“高满堂的创作追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电视剧艺术，提供了民族学理论最厚实最有价值的文本。高满堂的剧作充分体现了中国电视剧艺术有自己的鲜明的民族特色、美学特色和艺术风格。”还有几位文艺评论家，分别就《闯关东》《午夜有轨电车》《突围》《远山远水》《家有九凤》《温州一家人》等电视连续剧分别进行了评论，掀起了中国电影电视史上空前的影视评论高潮。

高满堂的文艺创作之路，并不是一直顺风顺水的，中间也有过失败的教训。他刚开始创作时，与人合作写了电视剧《荒岛上的琴声》，被人骂了个狗血喷头。他不服气，又写了一部电视剧《功勋》。该剧在大连电视台播出的前一天，他的母亲拿着节目预告，敲开同住在大杂院里的邻居的门，笑呵呵地说：“他老邓婶子，他老五叔，他马大爷……明晚八点，记住是八点啊，看大连电视台我家老二的电视剧。”没想到电视剧播出后，又引来一片骂声。邻居说：“老高大婶啊，你家老二真能胡诌，那个特务换了二十多枪还没被打死！”母亲护犊子，嘴硬辩解说：“咋这么不懂艺术？不死，那是子弹没打着要紧地方呗！”

回到家后，母亲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老二，以后讲故事可不要胡说八道了！要不，我这脸都没地方搁了。”母亲的这句话一直在满堂耳边回响，成为他永生的教训，鞭策着他走在坚持艺术真实的路上稳步前行，不断创造新的辉煌！

如今，面对着好评如潮、一片赞歌的大好局面，高满堂没有陶醉，而是坦然面对，激励自己戒骄戒躁。他清醒地在文章中写道：“艺术创作的路很长，平心静气地总结自己的创作实践：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‘北漂’经历起，回顾总结自己学艺路上的艰难起步和失败教训。他曾替人抄写剧本，书包里总是装着剪子、糨糊和复写纸；他参加剧本讨论活动及学艺期间结识了大编剧李准、白华、叶张弦等，听大剧作家们争论，看他们拍案，听他们讲故事，如饥似渴地记笔记，艰难起步，摸索前行。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满堂熬到了出头之日。他的那句‘艺术创作的路很漫长’中，有经验，更有教训。走过风风雨雨，未来惟愿他高奏凯歌，一路向前……”

心灵微品

□姜德照

那些熟悉的陌生朋友

以前，我所在的学校规模比较小，老师二百多人，学生几千人，人与人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，经常打交道，日子长了，相互之间就比较熟悉。后来的学校规模比较大，有数千名老师和数万名学生，人与人之间就不那么容易熟悉了。曾经在一个部门工作的同事，一轮岗调动到别的部门，可能数月甚至几年也见不到面，一般只能在偶然的机会，才能把过去的记忆唤醒。

还有一些人，虽然经常见面，但没人介绍，并不知道名字。现在也不时冲洗名片，只要初次见面时没记住名字，后面也不好意思再细问，只能含糊着应对。我曾有一位一起跑步的“跑友”，是外单位人，随家属住在校园内。我俩没有约定，但总会在相同的时间出现在相同的地点，然后不约而同地前后跑起来。这种朋友是没有机会询问彼此姓名的。也没这个必要，一起跑步就是缘分。那时，我们俩坚持得很好，一年365天，只要不出差，就一定会出现在操场上。

有的时候，会把一个人错误地认成另一个人，上去打招呼，仔细一看错了。记得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与一位搞艺术的老师认识了，后来再没有交集。但因为认识的时候相交甚欢，所以印象也深。有一次，我在家属区遇到一个人，感觉就是他，便远远地招招手，打个招呼。可到眼前一看，并不是那位老师，认错了，只好硬着头皮寒暄一句。单位里有一位

做管理的中年女老师，我与她的教授对象比较熟悉。每次他俩一起散步，我们相互之间就开个简短的玩笑，上班时与这位女老师的沟通也非常顺畅。可是校园里还有一位女老师的模样与她有点像，路上遇见时，我想要打个招呼，又怕认错人尴尬。这种事情，还真让我难为情。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初中的时候，周末回到老家，总能遇到街坊邻居坐在巷子口拉呱。我那时候近视比较轻，没戴眼镜，看人都是模模糊糊的，所以路过巷子口时有点打怵，担心看不清楚人喊错了。久而久之，这种熟人之间的寒暄，倒成了我一个不大不小的心病。

这些年，年龄大了，记忆力也大不如从前，有时候很熟悉的人，到关键时候愣是想不起叫什么名字。这种记忆短路的事情慢慢成了家常便饭。几十年的教师生涯，做过20多个毕业班的班主任，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。带班的时候，有的学生的姓名和人还比较熟悉，学生毕业几年后，有人提起来这个人，感觉名字有印象，人就对不上号了，只有曾经的经历，还依旧在线。

人海茫茫，人与人之间大多陌生，既然有缘成为朋友，那就无所谓名字了。名字本来就是人的代号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与那些熟悉的陌生朋友之间的友情，也很珍贵。

坐看云起

□朱明坤

“点赞”之交

吃完晚饭，我随手点开微信。朋友圈里，老陈刚晒了他孙女的周岁照。我拇指一动，点了个赞。几乎同时，我发现老陈也在昨天转发的文章下面点了赞。我们就这样，在虚拟世界里互相确认了存在。

点赞真是个轻巧的动作。指尖一碰，无须言语，就能传递一个信号，我看到了，我还。它像社交媒体上的通用货币，支付便捷，面值固定。有时是真心实意的喝彩，像老友女儿金榜题名时那样；有时是感同身受的支持，像同事住院手术报平安时那样；更多的时候，它只是一种习惯、一种礼貌，像走在路上遇见熟人，彼此点头微笑，然后各自前行。

这微弱的火苗，维系着许多淡去的关系。小学同学、前同事、远房表亲……若不是朋友圈里偶尔的点赞，这些名字恐怕早已沉入记忆的深潭。点赞像一根细细的丝线，勉强系住这些快要飘远的风筝。只是，这丝线太细，承受不住多少重量，很难点燃真诚交流的火焰。我们满足于彼此的生活岸边“隔岸观火”，用一个个拇指图标代替掌声，却吝于真正渡河，走进对方的世界。上次与老陈长谈是什么时候？两年前，还是三年前？记不清了。只知道，我们之

间大多数的“交流”，都浓缩成了彼此头像下方，那个小小的、红色的赞。

这让我想起没有朋友圈的年代。

那时人们之间的问候靠的是信件。铺开信纸，钢笔吸足墨水，一笔一画地写下见闻与思索。寄信要等，收信要盼，一封封在路上走好几天，心意也跟着在路上颠簸好几天。展开信纸的那一刻，墨香里能读出对方的呼吸。还有电话，不是现在这种随时可打的移动电话，而是固定在客厅一角的座机。铃声响起，有种正式的仪式感。拿起听筒，那边传来熟悉的声音：“是我，最近怎么样？”一聊就是半小时，话语在电话线上温暖地流淌。

那样的交流，有种郑重的分量。

如今，信息像自来水，即开即有。我们可以同时和十个人聊天，给二十条动态点赞。连接变得无比高效，心与心之间的距离，却似乎没有变得更近。我们拥有了更多的点赞之交，却好像丢失了几个可以深夜打扰、尽情倾诉的莫逆之交。

古人说：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”如今我们是“朋友圈内存知己，点赞即比邻”。这份情谊，轻巧得让人有些怅然。

窗外夜色渐浓，我望着那方渐暗的窗口出了一会儿神，然后点开微信，找到老陈的对话框，键入一行字：“老陈，周末有空吗？出来喝杯茶吧。”

有些重量，需要亲手拾回。

铸就坚韧需要狠心

哲理小簿

□柳志明

在当今社会，父母如何教育子女已成为广泛热议的话题。每个家庭都怀揣着共同的愿景，期盼孩子未来能够出类拔萃，在社会的广阔舞台上找到理想的位置。因此，从孩子牙牙学语到步入校门，家长们总是不遗余力地为他们铺设成长的道路，力求让孩子在爱的滋养下茁壮成长，同时又不至于在激烈的竞争中落后于人。然而，爱的表达方式千差万别，如何平衡“关爱”与“放手”的微妙界限，是每位家长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。

一位教育专家曾说过，“明智的父母对孩子往往有些‘绝情’，初听起来或许令人不解，但细细品味，却能发现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。这并非真的对孩子冷漠无情，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关爱，一种着眼于孩子长远发展的智慧选择。现在有些家长陷入了育儿误区，认为孩子应该从小在爱的甜水里泡大，不能让孩子受一点委屈。这种教育观念，实在对孩子的成长百害而无一利。孩子小的时候，是一张白纸，单纯、幼稚、顽皮、可爱，家长在这张白纸上作什么文章，是关系孩子未来成长的大问题。作家毕淑敏直言不讳地说：“如果把孩子在无边无际的爱里泡得口眼翻白，早早剥夺了他感知爱的能力，育出一个爱的废能儿，即使不算弥天大错，也是成人权力的滥施，或许要遭天谴的。”

现实生活中，由于溺爱孩子造成家庭悲剧并不少见。从我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的体会来看，理性的爱，往往伴随着痛苦，但是这种痛苦，恰恰是孩子成长的“刚性需求”。给孩子一点“不方便”，从而激发他解决问题的能力；给孩子一点“不安逸”，从而激发他逆境图强的能力，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大有益处的。母亲的“狠心”教育，在我的成长记忆中印象深刻。她没有用无尽的宠爱将我包裹，而是以一种近乎严苛的方式，培养了我坚韧不拔的性格和独立自主的能力。我是家里5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，是父母亲42岁时生的，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对我娇生惯养。我的母亲是一个小脚女人，没读过书，但在教育孩子上却有着常人难有的长远眼光。她突出一个“严”字，抓住一个“狠”字。从我记事起，她就千方百计地培养我爱劳动的习惯。我三哥比我大7岁，他上山干活时总领着我。我一上午刨一篓子草，三哥替我背回家。到了秋天，我到花生地收集落下的花生叶，拿回家喂猪。上学后，放学回家，母亲总是给我安排各种活儿，先挑一篮草晚上烧炕用，然后满街挑鸡鸭粪，积攒多了交到队里记工分。1964年，父亲不幸患了胃癌，在烟台毓璜顶医院做了手术后，重活累活都不能干，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我和母亲身上。那年我正读初二，每年14天的麦假和21天的秋假，再加上星期天，一年我能挣一千多个工分，再加上母亲的一千多个工分，一家人勉强维持着正常的生活。记得有一年麦假拔麦子，我的两只手磨起了几十个泡，个个溃烂。一个叔叔看了我的手，十分惊讶地说：“都这样了你还干？”我说：“就这么些天，咬咬牙就过去了。”现在想想，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。我小时候也曾咬牙切齿地恨过母亲，为什么别的孩子放学后可以尽情地玩，我却没有这个权利。现在想来，当时母亲对我的“狠心”教育，就是让我拥有一颗战胜任何困难的勇气和信心，这对我后来走上工作岗位是大有益处的。正如周国平所说：“一个人通过承受苦难而获得的精神价值是一笔特殊的财富，由于它来之不易，就决不会轻易丧失。而且我相信，当他带着这笔财富继续生活时，它的创造和体验都会有一种更加深刻的底蕴。”

说起如何爱孩子，我又想起一个故事。一位母亲开车路过学校门口，正好看到孩子放学，本想停下车带上他，转念一想，还是让他自己回家吧。那天，儿子回去得很晚，母亲问他干什么去了？孩子说因为等车，有空调的车的车票是2元钱，没有空调的车的车票是1元钱。为了省一元钱，孩子足足等了半个小时。这位母亲就是格力空调的掌门人董明珠。董明珠对儿子“狠”，孩子对自己更“狠”，两个“狠”字加在一起，使他们母子成了令人仰望的风景。董明珠对儿子的教育方式，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启示。她让孩子在生活的点滴中学到了独立与坚持，这种看似“狠心”的做法，实则是对孩子最深沉的爱。这不仅是对孩子成长的促进，更是对他们未来人生的深远规划。作为家长，我们应该在爱孩子的同时学会放手，让他们在生活中去体验、去尝试、去失败、去成功。只有这样，孩子们才能在风雨中茁壮成长，拥有更加坚韧不拔的性格和更加广阔的未来。

